

盛德堂：海南古文化第一堂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

盛德堂悠悠历史 850 年

1980 年代，一个日本访华团慕名来到美丽的滨海城市——三亚，他们此行的目的一是寻找万代桥，二是踏访盛德堂……然而当时的盛德堂却依旧掩盖在一片低矮的灌木草丛中，如果没有裴氏后人的指点，人们很难发现琼岛这片中原文化热土。

在裴氏第 24 代后人裴宏齐老人的带领下，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位于三亚市崖城镇水南二村的盛德堂，仅存的两三间老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木质的门椽早已腐朽，倒塌的建筑构件遍地散落，老屋浸透了岁月的沧桑。

72 岁的裴宏齐老人，在光影斑驳的树下回忆起儿时在盛德堂读私塾的情景。老人说，那是在 1946 年春天，水南村及附近村庄的孩子都到盛德堂念私塾，记得当时的课桌上还刻有“盛德堂”三个字。

查阅裴氏家谱，后人得知裴氏家族入琼始祖是北宋末年的裴豫。《崖州志》上清晰记载：裴豫，河东闻喜（今山西闻喜县）人，是唐朝著名宰相裴度的十四世孙，先为雷州（今广东海康县）守，任满入觐行期，被贬谪为吉阳军（即崖州）守，有善政。因中原战乱，任满不能回去，于是定居吉阳军崖城镇的南漏村，后其子裴闻义移居水南村，今日的盛德堂就是裴闻义的住宅，距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。

据裴氏家谱记载，明朝洪武年间，裴氏后人将裴闻义的住宅改为海南裴氏宗祠。清顺治年间（1644~1661 年）的崖州抗清保卫战中，盛德堂多次被焚毁，裴氏家族大多被杀害。到康熙、乾隆年间又重建盛德堂，但规模已大不如前，现存的建筑为清代道光年间翻修后留存至今。

即便如此，后人依然可以从残存的建筑遗址推想当年的盛德堂，这处宅子坐东朝西，现存面阔三间，灰布筒板瓦顶，自前门入内，分别为门楼、两边有配房、中亭、正厅、书房、厨房、廊亭。盛德堂脊瓜柱形如方瓶形，由两块厚木上下衔接组合成一流线型，中间凿空成正梁头穿架的双口。正面浮雕一幅“龙凤图”，形象生动，极其精细。浮雕皆为一蓬十二枝莲花，心圆花实，舒张有序，这些显贵的装饰尽显盛德堂当年的兴盛。

贬谪名儒盛德堂传播中原文化

如今的水南村还居住了 300 多位裴氏后人，该村与古崖城仅一水之隔，因地处宁远河之南而得名，更因历代著名人士和贬官云集在此而闻名遐迩。

除唐代著名高僧鉴真大师曾在水南村居住了一年多外，著名纺织大师黄道婆也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。从唐代起，众多被贬谪和流放的朝廷名相、大臣及著名学士，也曾有幸成为它的显赫“村民”。如唐代太子洗马兼侍读刘纳言，北宋宰相卢多逊、丁谓，南宋曾任右司谏侍御史（宰相）、参知政事的赵鼎，南宋曾任参知政事、资政学士的李光、南宋曾任便枢密院编修的胡铨，元代宰相王仕熙，明代名儒莫蔡以及有“岭南巨儒”之称的钟芳，就是从水南村走出的骄傲。因此，水南村不但成为琼岛人文昌盛之处，还被誉为海南四大文化古村之一。

史料记载，宋朝宰相赵鼎在南宋绍兴八年（1139 年）因反对奸臣秦桧割地求和，于绍兴十四年（1144 年）被贬谪至崖城后，就寄居在裴氏宅。

赵鼎死后 2 年，力主抗金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因上疏请杀秦桧也被贬崖州，并在裴宅寄居长达 8 年之久，直至秦桧死后，胡铨才得徙移衡州。北归时为表感激之情，特地赠匾并亲笔题写“盛德堂”三字，还作《盛德堂铭》以赞之，这就是“盛德堂”的由来。

海南大学阎根齐教授认为，既然胡铨给这所房子题名“盛德堂”，那一定是这座宅子有“堂”的建筑。我国大约在周代的时候就有了“前堂后寝”的标准的住宅形制，前后分两部分，前面的称“堂”，主要是供接待宾客和议事之所，大雅之堂、堂堂正正即是指此；而“寝”是主人居住的地方，主要供长辈居住。“有堂必需另立一门。”门随着“堂”相继而来。这种有门、堂、寝的建筑基本形制大概在宋代确立，影响至今。

据清光绪《崖州志·盛德堂记》记载：“宋之南，丞相赵公鼎以事谪于崖，常馆于义室。已而，胡公铨继至，复馆于其所。因题其居曰‘盛德’。盖高山景仰晋国，而喜其有后也。若曰唐有天下，至于宪宗。文武恬熙，藩镇跋扈，几乎不振。幸得度以成淮蔡之举，乃底于宁。自是出将入相，身系国家之安危者，四十年。而威望所及，夷狄慕之。岂非盛德者哉？……此堂之所由名也……予来琼，遇裴之后人乡进士崇礼，为予道其事。且曰，胡公所题，手墨尚存。愿有以记之。于是乎书”。由此可知，胡铨的题字至迟在明代中期还可看到。

《崖州志》记载，胡铨在水南村 8 年多“日以训经传书为事”，“黎苗纷纷遣子入学”，传播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

三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盛德堂近日完成具体修缮复原方案后，将由三亚市政府投资修复，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。

位于三亚市崖城镇水南二村的盛德堂，始建于南宋，距今有将近 850 年的历史，为唐代宰相裴度第十五代孙裴闻义故居。抗金宰相赵鼎、大臣胡铨贬崖居此，因胡铨书“盛德堂”得名。

从南宋到清末为盛德堂题赠诗词的文人有 40 位之多，其中不仅有赵鼎、胡铨，还有元代的范椁、王仕熙，以及明代的丘濬、海南名人王佐等名人墨客，不少学者盛赞裴氏盛德堂是海南古文化的第一堂。



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盛德堂房檐下的精美雕花。



裴氏后人裴宏齐（左）和裴茂芷期盼盛德堂早日修缮。



盛德堂将修缮成为三亚市新的文化旅游景点。

产技术。

元代裴氏家族已发展为名门望族，到了明代，盛德堂已由宗祠发展成水南子弟读书的学堂，那些被贬谪居住在此的历代名儒，继承赵鼎、胡铨为师重教的传统，在盛德堂传播中原厚土文化，培育学人，播种新知。

盛德堂诗抄代代相传

裴氏第 25 代后人裴茂芷说，盛德堂原有一长约 2 米，宽 80 厘米刻有“盛德堂”的古木匾，木匾暗褐底色大红字，四周刻有卷叶卷草花纹。悬挂在“盛德堂”有 800 余年之久，直至 1966 年文革初期，村人将木匾从“破四旧”的火堆中偷抢出来，并将题刻刮掉得以保存，该木匾今存三亚市博物馆。

胡铨不仅亲自书匾，还作《盛德堂铭》——“猗欤休耶，儋守裴公。震风凌雨，大厦帡幪。迁客所庐，丞相赵公。后来云谁，庐陵胡铨。三宿衔恩，矧此八年。”以此赞扬盛德堂主人裴闻义的高尚品德，并下决心报答裴公的大恩大德。

阎根齐查阅大量史料后，计算出从南宋到清末为盛德堂题赠诗词的文人有 40 位之多，这其中不仅有赵鼎、胡铨，还有元代的范椁、王仕熙，以及明代的丘濬、海南名人王佐等文人墨客，不少学者盛赞裴氏盛德堂确实是海南古文化的第一堂。

“盛德堂巍海南边，门阑四序蔼祥烟。先朝宰相多勋望，后代儿孙总俊贤。赵鼎谪居心似铁，胡诠题匾笔如椽。来游济济皆儒彦，为文春容几大篇。”这是丘濬的题诗。纵观盛德堂诗抄，内容多是颂扬裴氏宗祖的开明大义，赞扬裴家淳朴勤俭，忠厚处世的耕读家风，其中不乏王仕熙的《赠裴氏盛德堂》二首和王佐的《崖州裴氏盛德堂》等脍炙人口的名篇。

据裴氏后人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得知，明代成化年间，裴氏家族在盛德堂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祭祀先贤大典，并将新修好的《裴氏族谱》敬献与祖先灵前，当时有 30 多名地方官员和名大家参加祭祀仪式，纷纷作诗赠裴氏后人，这些诗作均收录进《裴氏族谱》，总名为《赠盛德堂》。自此以后，裴氏盛德堂被尊为崖州的文化中心，前往瞻仰凭吊的晚辈络绎不绝。

海南特有的贬官文化

梳理历史，后人不难发现久居盛德堂的名人都中原贬官。天涯者，古时乃天地之尽头，为历代王朝流放贬官罪臣之极处，被认为与地狱近在咫尺。因此许多贬官罪臣在隋唐之后相继被流放到这里，这也造成海南特有的贬官文化特色，不仅数量多，时间长，官职也高。

省博物馆馆长丘刚说，经过初步统计，从隋代至明清时期的千余年间，流放到海南岛的贬官中六部尚书以上的 50 余人，宰相以上 21 人。其中有唐代宰相李德裕、韦执谊，户部尚书吴贤秀、礼部尚书辜玑、金紫光禄大夫冯盎，宋代宰相卢多逊、兵部侍郎王居正、翰林院大学士周秀梅等，还有贬谪来琼的宋代宰相丁谓、李纲、赵鼎和名臣李光、胡铨，以及北宋一代文豪苏东坡等文化名人。

在官场失意的贬官罪臣被贬谪到荒僻的海南岛后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因此而颓废。开始在这里寻找寄托，而寄托的主要方式是兴教办学，改革陋习，传播汉文化，无形中为海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，并由此带来了海南文化、教育、生活习惯乃至观念诸方面的变化。

胡铨贬琼八年，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，开辟儋州学府，在载酒堂为海南学子传授诗书。热心传播中原文化和儒家文化，“以诗书礼乐之教，转化其风俗，教化其人心，听书声琅琅，弦歌四起”，不仅培养汉族学生，还悉心指教黎族后学。

这些被贬谪名人身处“蛮荒”之地，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基层，和各族人民朝夕相处，把他们在中原所具有的先进文化传播给了当地人民的同时，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，大大缩小了海南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，到明朝时海南岛更是人才辈出，先后涌现了如海瑞、丘濬、薛远、邢宥、汪浩然、廖纪、胡濂、唐胄、钟芳、梁云龙、王弘海等海南籍名家。

丘刚说，古代贬官多是正直坦诚、放言犯上、才情浩荡之人。海南的百姓却不管官场倾轧、派别政见，只看他是否为海南做过哪些好事，只要有善政就会被海南人尊重。

海南也因“贬官文化”而成为中国历史名人的荟萃之地。

海南人民从古至今，也深深怀念着这些为海南文化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贬官罪臣。海南百姓爱贬官，当是海南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